

金庸筆下的 一百零八梁



金庸文★著

JINYONG BIXIA DE
YIBAILING BAJIANG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金庸筆下的 一百零八駒

JINYONGBIXIA DE
YIBAILING BAJIANG

曲正文★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44089611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潘新国
装帧设计 王 俭
插 图 谢春彦

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 曹正文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0.625 字数150000 插页3 印数00001—17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339—0462—1/I·431 定 价：3.90元



曹正文，又名曹晓波，笔名米舒、文中侠。江苏苏州人，1950年生于上海，1966年初中毕业，靠刻苦自学进入新闻界与文坛。后经自学考试，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文教委员会委员、《新民晚报》《读书乐》专版主编。发表小说、文学评论、杂文、通讯计四百多万字，出版著作二十二种，包括文学评论集《咏鸟诗话》、《群芳诗话》、《地灵人杰》，历史小说集《唐伯虎落第》、《苏东坡出山》，武侠小说集《三夺芙蓉剑》，系列推理小说集《灰色的困惑》、《金色的陷阱》、《紫色的诱惑》，知识小品集《米舒博士谈读书》，新闻学论著《旧上海报刊史话》等。1989年被列入英国《世界名人录1989～1990》。

这是中国大陆上第一部为武侠世界人物谱作小传的读书笔记。

金庸以其十四部洋洋大观之武侠精品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武侠世界。书中有名有姓的侠客、义士、妖女、凶魔不少于一千人次。本书作者取其典型，作《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言其人物经历，描其人物心态；评议古今之大侠，品味世态之炎凉；写古人足为今人鉴，喻侠情可以识人事。语言精巧，见解独到。

此书可作武侠人物小传读，也可作武侠评论小品赏玩。侠骨柔情，刀光剑影，世人无不为之惊叹；半正半邪，求名求利，世人无不为之困惑。武侠虽为成人之童话，但人之求义，世道求其公正，亦为今人所好。侠士之行能牵动亿万读者之心，岂非如此？

封面装帧★王 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ren.com

序 言

冯其庸

近三四十年的文坛上，可以说没有一种文体，能风靡如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新武侠小说的，其中尤以金庸的小说最受读者的欢迎。大陆上由于种种原因，新武侠小说的热潮起来得要晚一些，但自七十年代末一直至今，观众的热忱始终未衰。特别要注意的是大陆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它所拥有的武侠小说的读者，决不是港台等地所能比拟的。

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已经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了。

曹正文兄最近写成了《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要我作序。我是金庸小说的热烈读者，十多年来，我读金庸小说尽管重复了三四遍，但至今仍如初读时的热忱。我一边研究《石头记》，一边却酷爱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曾戏称这叫作“金石姻缘”。

正文兄的这本书是专门分析金庸小说里的人物的，我曾读过他一部分文章，包括他写的《古龙小说艺术谈》（学林出版社），我觉得他的分析中肯而精要，能引人入胜，也能发人深思，可以说是阅读金庸小说时十分有用的辅助读物。

我认为贯穿在金庸小说里的思想主流，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思想，尽管他并不是浅显的表面的爱国主义，但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处，却蕴含着很深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民族精神。他的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有大义凛然的英雄本色，他所鞭笞的是那些背叛人民、背叛祖国的叛徒和残害人民的凶暴之徒。所以读金庸的小说，会使你产生强烈的爱憎观念，并不是离开了正义和非正义，离开了爱憎的单纯的故事情节。所以，我认为金庸的小说的思想内涵，是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的，当然，如能对读者有所引导、分析，那这种积极作用就更易为读者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小说结构，第一是庞大，他的小说，往往洋洋洒洒，一泻千里，而又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庞大的完整的故事结构。可以说是体大而思精。第二是紧张。金庸小说情节之紧张，严密，是人所共知的。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时，经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为什么？就是因为情节紧张到使你无法释手。他的书，有的我已是读第四遍了，

但是仍旧没有失去这种紧张感。可见他的小说有强大的吸引力。第三，是波澜壮阔，奇峰突起，他的小说，决不是平平的叙述，而是旋风式的狂飙突起，他的作品里，虽然不乏幽美的境界，但更多的是壮美，是伟大崇高的美。第四，是前后呼应，细针密线，因果相连而又相隔，叙事无意而实有意，读他的小说，使你觉得情节的发展如流水般自然，有时奇情顿起，绝处逢生，而又使你觉得并非做作，实乃天成。第五，是奇情壮采，瑰思幻想。武侠小说，天然带有幻想成分和传奇色彩，如果缺少了这一点，也就缺少了武侠小说的本质特色。金庸的小说，往往在写实中，不知不觉地将你引到了奇思妙想的境界，如入童话，如进仙境，使你目不暇接。

金庸的小说，正是由于有以上这许多结构上的特色，所以使你读他的洋洋数百万言的一部巨著，往往仍能手不释卷的读完而不觉其长。

金庸小说的人物，尤其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正如曹正文在此书中指出的，他的全部小说，创造了不下数百号甚至更多的人物。可以说社会各色人等，差不多都被写到了。写恶人是穷凶极恶，恶到了极点，然而又是各有各的恶德，决不是千人一面。写好人又是好到了极处，大仁大义，英雄本色，然而又各有各的好处，决不是一个模子。在金庸所写的英雄豪杰中，我最爱的是乔峰和令狐冲，其次当然还有郭靖、张无忌、文泰来、陈家洛等

等。我觉得金庸笔下的乔峰，奇情苦志，真是写尽了英雄本色。我尤其爱他的豪情侠骨。他与段誉一起赌酒时的那种真情，他在杏子林中蒙冤受诬时的那种苦志，他在聚贤庄仗义救人，独闯虎穴，最后饮酒绝义，被迫开打，终而至于义愤填膺，狂性大发，血雨腥风，惊天地而泣鬼神。

乔峰的一生，始终夹在民族的恩仇和个人的恩怨中。他是契丹人而又为汉人所恩养，从汉人那里学得了最上乘的武功以及行侠仗义的江湖道义。但是他目睹了汉人对异族的掠夺和屠戮，同时也看到了契丹族对汉人的报复，对于普通的汉族人民和契丹族人民，不论怎样，都是被掠夺和屠杀的对象，他一身兼有两个民族的利和害，也兼有两个民族的种族观念和道德观念、国家观念，这些矛盾他无法统一，终于在历史的矛盾中自杀。乔峰的死，是一个英雄的死，是一个具有悲天悯人的浩然胸怀的烈士的死，乔峰的死，表达了一种朦胧的愿望，希望民族之间的和平，人民之间的和平。

令狐冲虽然带有放浪不羁和滑稽的性格，但这些都是外部的表现，他最本质的品德是舍己救人和一往无前。尽管他口不择言，但心地却纯良无比。他与田伯光的对打令人拍案叫绝，也使令狐冲的美质得到了深刻的发掘。

无论是乔峰、令狐冲还是其他许多侠义的英雄人物，都是具有不凡的品格的；这种不凡当然需要消化而不是简单的模拟。

《笑傲江湖》中的刘正风和曲洋，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人物，我认为这两个人物着墨虽然不多，但其内涵决不在乔峰、令狐冲诸人之下。为着维护友情而竟然威武不屈以至于牺牲全家，刘正风确是一种崇高品德的象征。曲洋与刘正风是音乐上的知音，为了知音，曲洋也以身相殉，临终前他们合奏一曲“笑傲江湖”，琴箫合奏，妙合无间，而至于死而无憾。他们的精神境界实在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总觉得思想境界被净化了一次，被升华了一次，我深深感到金庸思想和襟怀的高旷。这个故事，比历史上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内容和意境大大地提高了。

金庸小说的意境和场面是层出不穷的，有的幽美如江南山水，有的壮丽如北国风光，大漠孤烟，雪山冰天，幽壑鸣瀑，静潭泻影，或古洞藏谱，或萧寺隐侠，或明月洞箫，或花香剑影，种种情状，事随境迁，真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丘壑。金庸笔下写到的不少地方，我是到过的，例如大西北的甘凉道、大戈壁、星星峡、天山、祁连山、华山、恒山、五台山、泰山、衡山，太湖、钱塘江六和塔、杭州灵隐寺、嵩山少林寺、恒山悬空寺等等，有的我还不止去过一次。我曾夜上华山，过玉女峰时已是明月满山，到南峰时松阴匝地，清景无穷，自谓人间佳境，无过于此，苏东坡承天寺夜游，亦不足为比；但此情此景，一到金庸笔下，便又是一番境界；譬如星星峡，我去年冬天路过时，正值大雪奇

寒，汽车被冻不能行走，因而趁机饱览了星星峡的奇景壮采，我曾惊叹此处为典型的中国西部。然而金庸笔下的星星峡，则更加崇高而奇险，使人惊心触目，夸张而不失其真，这是金庸描写上的特点，因而祖国的壮丽山河，经他一描写，再副以种种剑客侠士的传奇情节，就更加引人遐想，诱人欲往。所以金庸小说里的奇山异水，也无异是对祖国山河的歌颂，寄托了作者的深厚感情。

金庸小说的语言，是很有特色的，它既有传统小说语言的优美、精炼、准确、传神等等的优点，而又流畅易懂，文章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他还杂用了各地的方言，借以刻划人物，如吴语的软绵，川语的佶屈，用来无不曲尽其妙。加之还不时杂以诗词韵语，这样从总体来说，就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文学性。应该指出，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性是比较强的，比起有些单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武侠小说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说，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曹正文兄的《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为研究金庸小说、也为研究中国武侠小说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愿这部卓有见解、实事求是的文学评论给我们的文坛带来新鲜的气息。

1991年8月14日夜于京华

瓜饭楼

目 录

序 言	冯其庸
绪 论	1
金庸小说排名录	9
《笑傲江湖》	31
令狐冲	33
任盈盈	36
仪 琳	39
岳不群	42
宁中则	44
岳灵珊	46
林平之	48
刘正风	50
莫大先生	53
左冷禅	55
不戒和尚	57
桃谷	
六仙	59
田伯光	61
任我行	63
东方不败	65
向问天	67
《天龙八部》	69
乔 峰	71
段 誉	73
虚 竹	76
段正淳	79
刀白凤	81
康 敏	84
阿 朱	87
阿 碧	89
钟 灵	91
木婉清	93
王语嫣	95
慕容复	97
包不同	99
萧远山	101
无名老僧	103
鸠摩智	105
段延庆	107
《倚天屠龙记》	111
张翠山	113
殷素素	115
俞岱岩	117
俞莲舟	119

殷梨亭	121	纪晓芙	123	张无忌	125	周芷若	127
赵 敏	130	殷 离	132	小 昭	134	黛绮丝	137
谢 遂	139	朱长龄	142	朱九真	144	杨 遣	146
范 遥	149	灭绝师太	151	何足道	154		
胡铁牛	156						
《射雕英雄传》				159			
郭 靖	161	黄 蓉	163	黄药师	165	洪七公	168
周伯通	170	欧阳锋	172	穆念慈	174		
《神雕侠侣》				177			
杨 过	179	小龙女	181	郭 芙	183	郭 襄	185
一灯和尚	187	裘千尺	189				
《雪山飞狐》				191			
胡一刀	193	苗人凤	196	田归农	198		
《飞狐外传》				201			
胡 斐	203	程灵素	205	马春花	207		
《侠客行》				209			
石中坚	211	谢烟客	214	梅芳姑	217	闵 柔	219
史小翠	222	石中玉	224				
《鹿鼎记》				227			
韦小宝	229	双 儿	231	海大富	233	毛东珠	236

陈近南238

《连城诀》	241
狄 云243 戚 芳246 丁 典248 花铁干250	
《碧血剑》	253
袁承志255 温青青257 夏雪宜259 温 仪262	
何红药264 何铁手267 阿 九269	
《鸳鸯刀》	271
周威信273 太岳四侠275	
《白马啸西风》	277
李文秀279	
《书剑恩仇录》	283
陈家洛285 文泰来287 余鱼同289 骆 冰291	
陆菲青294 李沅芷296 徐天宏298 周 级300	
霍青桐302 张召重304 阿凡提306	
金庸笔下的历史人物	309
乾 隆311 康 熙314 肇 拜316 陈圆圆318	
李自成320 常遇春323 张三丰325	
后 记	327

绪 论

一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中颇具民族特色的品种。

武侠小说读者之多，影响之大，可谓列各种文学样式之冠。

但多少年来，居然很少有人去研究具有中国气派、显示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这是一种怪现象。

某些眼高手低的文学评论家对它不屑一顾，甚至把它贬得一无是处，将其排斥于文学范畴之外。这更是一种怪现象。

这种奇怪的文学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

二

何谓武侠小说？香港著名作家倪匡下过定义：
武 + 侠 + 小说 = 武侠小说。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构成武侠小说的三要素，却成了世人轻视它的三个原因。

先谈小说。在封建时代，小说是不入流的。《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可见，“小说”原与“大达”相对立。“小说”专指琐屑的言论。道貌岸然的君子轻视它，附庸风雅的文人也轻视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一，但排在最末一位。

小说在封建社会的命运就是如此，武侠小说自然更等而下之。

“五四”时期，文艺新思潮汹涌澎湃，借鉴欧美文学手法，强调文学为现实服务，其功绩不可低估。但因此而排斥武侠小说，否定其内容与形式，却未必公允。

再谈武与侠。“侠”之名，初见于《韩非子·五蠹》篇。韩非论侠：“侠以武犯禁”，换句话说，即侠客带剑聚众，好武斗勇，犯上作乱。韩非列游侠为“五蠹”之一。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厌恶侠客，其他诸家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老夫子为统治者安民谋划，自然不会喜欢侠客；墨子的某些主张与侠的行为相近，但他又主张“非攻”与“兼爱”，与侠客的信仰并不一致；老子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庄子飘然出世；黄老之学与侠义精神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见，武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思想所不容。

统治阶级当然不会喜欢侠客。拔刀相助，劫富

济贫，聚众起义，替天行道，都是犯上作乱。一些统治者在打天下时，曾重视网罗一批有侠义精神的勇士为其卖命。一旦坐定江山，就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也视为不安定因素。《水浒传》对侠义精神略作肯定，便被列入“禁毁”的黑名单。

上有统治阶级，下有封建文人，又有诸子百家的学说作为理论依据：武侠小说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就怪呢！

三

但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能为每一个知识分子所接受。

第一个为“侠”正名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太史公不仅为“侠”立传，而且第一次指出侠者的使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司马迁通过塑造郭解、朱家、田仲、王公、剧孟这些文学形象，来歌颂至高无上的侠义精神。

尽管小说不被重视，但有人爱读，有人爱写。从汉代的《吴越春秋》到六朝的《搜神记》、《拾遗记》、《世说新语》，这些小说中刻画了越女、李寄、无名客、戴渊、周处等古代侠客的形象，这可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雏形。